



清帝传奇丛书
• 顺治皇帝传奇

痴道人

张晓虎 著

郭成康 张 研 主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隋帝传奇



张 晓 虎 著
郭 成 康 张 研 主 编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56 号

清帝传奇丛书

郭成康 张 研 主编

痴 道 人

——顺治皇帝传奇

张晓虎 著

出版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发行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印刷者：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82 000

印 张：3.875 插页 3

版 次：199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1—11 000

书 号：ISBN7-300-01668-5/K·174

定 价：2.90 元

写在前面

世界变化真快！一批清史研究者把目光瞄向了传奇。

“传奇”，奇，则传。

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“传奇”，多为衍义成奇的故事、小说、神话、轶闻。这成了人们对“传奇”的一般认识。若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具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特点，则被冠之以“传奇人物”、“传奇事件”或具有“传奇色彩”的人物或事件。

然而，这具有“传奇色彩”的人物或事件，难道不以它历史的真实，成为、或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吗？于是有了人们对“传奇”的另一种、更为深层的认识。

清朝十二帝恰恰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。奇人、奇事、奇闻……。荒诞迷濛中的历史真实，真实历史中的迷濛荒诞——二者的融合，就是摆在您面前的《清帝传奇》。

《清帝传奇》不仅仅是以“传奇”手法描述历史的尝试；不仅仅是以后一种“传奇”对前一种“传奇”的辨析，更重要的，是在信史的基础上，企图以“文”的激情、“哲”的思索，还历史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，使本来即是“传奇”的历史传“奇”下去，使历史对人们，对广大民众永恒地启迪。

所以，《清帝传奇》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，又是一部高品位的，期望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。她绝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、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。也不同于那些

古板教条、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，她是把历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，奉献给她的真正主人——广大民众的一次尝试。

既为“尝试”，思路则或不一，手法则或不同，风格则或各异，成败则或纷说。

但总的方向已定。总的原则一致。

我们愿意尝试下去。

人与神之间的重重困惑所引起的巨大失衡心态，紧紧攫住并苦苦折磨了他十余年。终于，在极度绝望中，他悲怆地仰天狂啸：“吾本西方一衲子，为何落入帝王家？”

目 录

梓宫哀思 (1)

丧礼乱制/“痴道人”/留俗之乱/总是一场好笑/皇帝为何不能出家/

龙性难樱 (17)

纸上的皇帝是泥胎/娃娃皇帝也是“天”/冷酷的童年/傀儡帝王/掘墓剜尸/在汉文化的熏陶下/北伐与南征/紫禁城里的洋人/

太后改嫁 (28)

摄政王的野心/母为情妇儿傀儡/“治栖之风”/下嫁诏书之谜/“诚敬义皇帝”/垂帘听政与无冕之王/女政治家的苦衷

超越龙心 (37)

《万古愁》的奇遇/南党与北党/唯才是举，唯理是听/满汉畛域的超越/尊孔与薙发/丁酉科场案/“煮粥行”

“天学”西来 (52)

十字架与望远镜/皇帝眼里的洋神甫/“皇帝训练班”/闻到了“人”滋味/一缕清风自西来

爱情苦酒 (60)

姑舅亲，辈辈亲/皇帝也讲爱 and 情/废后风波/再次废后的失败/移情别恋

春梦逝水 (69)

追忆美人/选秀的机遇/夺人之爱/“贤妃”/爱河荡舟/伴君如伴虎/荣亲王始末/南苑黑手/顺治帝的反击/母子君臣

奇特丧礼 (85)

“蓝批”的蹊跷/奇特丧礼/和尚们的拍马术/二品大官抬棺材/烈焰葬香魂/万念成灰的“痴道人”

西方衲子 (92)

萨满教与佛教/《西洋新法历书》/十字圣牌的幸运/佛教徒的抗争/“僧中贰臣”/庄、禅同入

帝王家/和尚状元

天、神、人主 (103)

真龙天子的神话/天主、神主、人主/太监出家
作替身/生命的最后时刻/嗣君之争/“罪己诏”
的出笼/顺治帝的永憾

梓宫哀思

紫禁城，皓月当空。

承乾宫内，俨然已布置成一座大灵堂。巨幅白幔挂满宫室，巨大的棺槨早已移至景山火化，此刻宫内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大灵床，在无数支白烛的映照下显得森然可怖。一排巨大的窗户上镶嵌着许多“寿”字窗棂，月光的皎皎清辉，将这些寿字映衬在宫内的一切器物上。这些精巧异常的器物，几天之前还由这间宫室的主人亲手擦拭过，而眼下，人去室空，无数寿字也未能让她长寿，仅 22 岁就撒手人间，命归黄泉。

“唉！”面容已十分憔悴的顺治皇帝，一声长长的叹喟之后，颓然跌坐椅内，泪水泫然而下。半晌，空静的大殿里响起一阵颤抖的吟哦之声：

洞房昨夜春风起，遥忆美人湘江水。

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

这声音随着无数支烛光的摇曳而颤抖，顺治帝的心也剧烈地抖动起来。他伸出枯瘦而青筋凸起的手，僵直地伸向半

空，像是在对苍天乞要着什么，又猛地抓住自己的前胸用力撕扯，“嘶啦！”一声刺耳的裂帛声，惊动了宫外候驾的守护太监，慌忙进屋跪下，偷眼看去，原来皇上把自己前胸那条金线绣成的团龙撕成了两半。太监们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出声，都知道皇上的爱妃董鄂氏薨逝后，皇上已近乎疯颠，无缘无故都想杀人，谁还敢去找死。

顺治帝已呈迷惘状态，根本未发现地上还跪着几个人，只低头望着散碎的金龙，翕动的鼻间哼了一声，木讷而凄怆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异样的神情。他起身走到窗前，但见云翳遮月，玉兔藏形，不禁凝神遐想了一阵，口中喃喃地念道：“吾本西方一衲子，为何落入帝王家？”

“吾本西方一衲子，为何落入帝王家？”

这声音似沉雷，叩问着大地，叩问着上苍，叩问着冥冥中的神鬼世界，也叩问着人间的芸芸众生。

然而，大地寂寂，上苍寂寂，神鬼无语，人间也无语……

此时，正值清顺治十七年（公元1660年）十月上旬。北京城外正是秋光四野、枫叶漫山的观景时节，而城内却是一片肃杀哀恸的景象。

一个多月之前，顺治皇帝的宠妃董鄂氏去世，朝廷旨令举国发丧，宫中秘事滴水不泄，外间无从知晓，此次却是朝廷自己闹得沸沸扬扬，尽人皆知，更何况，皇贵妃之死事关内宫，这里“无风三尺浪，有风浪千丈”，民间百姓对其中的秽行丑闻尤喜议论，这次迥乎寻常的丧事，自然少不得各种胡猜乱议。

也难怪京城士民们猜议，时距董皇贵妃之死已一个多月了，城里大街小巷、茶楼酒肆、店铺商号各处为了举丧张挂

的白布帨早已褪去，唯有皇宫内外的丧礼仪仗依旧，偌大个皇宫俨然像一座大灵棚，这一来，各官署衙门也不敢擅自取消哀仪，等着朝廷下令。景山寿椿殿开设了水陆大道场，法器喧天，哭声撼地，如今已闹过了“断七”。按照规矩，丧礼的最长期限是七七四十九天，即所谓“断七”，逾期则不合情理法度。但这次景山的道场已作了50多天，至今未见收场之意。西苑和广济寺两处又同时举行仙馭道场，继续为死者超度亡灵，听说山西五台山各寺正筹备着一场规制更大的祭祀法事，顺治皇帝还要亲临五台仙山主祭，这……？！

北京城内，从达官贵人到士子百姓都在窃窃私议，当今圣上为了一位皇贵妃之死，竟然不惜糜费巨资，不守祖宗成法，摆出了几乎超过帝王“驾崩”时的国丧排场，其中的缘由究竟何在？这位董皇贵妃是何等人物，居然惹得年轻的皇帝如此哀痛？而且，这场花银子像淌海水似的丧事，要办到何日才算罢休？……

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，人们只想等着看热闹。对于汉族的士民百姓来说，大家对此事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态度，指望满人内讧自乱，内部相残，果然如此的话，南方的残明势力便有了可乘之机，诸如国姓爷郑成功，鲁王和桂王等，皆可反攻北上，复明也就有希望了。

朝中的勋戚大僚们对此想法各异，满族的文臣武将们以血战得天下，当然不愿失去这份丰厚异常的战果，“得天下”意味着子孙万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汉族大臣多在“贰臣”之列，想法也比较复杂，已受青睐且丧尽良心者和满人同坐一条板凳，那些身降心未降者也希望清王朝自乱自溃，仍退回关外那片“龙兴之地”去当土酋。只有军机处的那些章京们

急如螻上之蚁，桌案上等待皇上批复的奏章文件已堆积盈案，可至今皇上毫无临朝理政的意思。按照清制（实则清承明制），平日呈审的题本奏章均由皇帝用红笔批复，称为“朱批”，而皇帝或皇太后“殡天”之时，由临时代理朝政者改以蓝笔批答，谓之“蓝批”，不过蓝批仅限于守制的 27 天之内，逾期仍复朱批。董鄂妃死时仅是皇贵妃，其丧礼规格远不够“蓝批”的资格，可朝内的蓝批文件竟然在她死前即已出现，更不像话的是，这蓝批一直延续了两个多月，这意味着皇帝不是故意违反典制，便是神经已错乱了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皇帝已两个多月没办理政务了，因为朱批乃是皇帝的特权，任何人也不敢代写，只要文件上没有红字，皇上就一定是没理朝政。

位居极品的朝中要员们消息比较灵通，知道这位少年即当天子的皇帝乃是个情种，自爱妃死后，不仅一直无法临朝办事，而且因悲悼过甚而大失常态。他整日寻死觅活，迹类颠狂，吓得孝庄皇太后派了许多近臣内侍轮番守护，生怕这位大清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出什么差错。董鄂妃的尸棺火化之后，似乎各种消息都表明皇上已经安静下来了。但自古以来，官中风云莫测，瞬间万变，至少“蓝批”依旧的反常情况就无法解释。老于世故的大臣们都预感到宫中又将生变，少不得私下暗作打算。不过，大家凑在一起时，又不约而同地胡乱猜测，皇帝究竟在卖什么药？

其实，举国上下都在猜测的问题，此刻在顺治皇帝心里已有了答案——“吾本西方一衲子，为何落入帝王家？”说白了就是：“我本是当和尚的材料，谁知为啥穿上了这件倒霉的

龙袍？”

一念萌起，不由百感交集，谁都知道顺治帝是个火烈急躁说一不二的人，他最爱由着性子干一些常人难以预料的事情，此刻，他觉得人间的一切都寡淡无味，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过像一名“穿龙袍的囚犯”，既然人世间已容不下他，于是便想到了上天，天上究竟是什么景况？

从皇宫步出西华门，入西苑门，便是被称为“人间蓬莱”的西苑。这里一直是顺治皇帝避痘（天花）和处理政务的经常处所。两年前，他突然对佛教着了迷，以后越闹越凶，几乎到了如痴如颠的发狂地步。于是，西苑内好端端的一座万善殿，被这位“佛心天子”（佛教徒们对他的谥称）弄得仙风道气十足，成了他礼佛参禅的神仙地。殿内正中高悬着顺治御笔亲书“敬佛”大字，左右对悬着两幅楹联：一联是“万象证圆通，金轮妙转；三乘皈定慧，华海长涵”。另一联是“了悟彻声闻，花拈妙谛；净因空色相，月印明心”。有趣的是第一联上阙那“金轮妙转”四字，据禅师们揣摩“骨相”，说顺治皇帝乃“金轮王转世”，他竟信以为真，便亲笔将“金轮”字样恭楷联内，可见他走火入魔之深。万善殿后面便是圆盖穹窿的千圣殿，内供七级千佛浮屠一座，左右配殿也都挂满了神仙味儿十足的楹联或条幅，终日烟缠雾绕，颂经声不绝于耳。西配殿后边有僧寮五间，居住着一群顺治皇帝特意从南方迎请来的禅宗临济派高僧，供张优渥，以备垂询。

就在文武百官群龙无首、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，大约是在十月八日左右，西苑万善殿内已香气氤氲、法器齐鸣，正在进行着一场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薙染具戒。落发者却是“一身系天下安危”的当今天子——身材峻瘦、一脸衰色而年仅

23岁的福临（顺治皇帝名）。

这消息飞速而隐秘地传到紫禁城后宫内，闻者莫不瞠目结舌。

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，使朝中的权臣贵胄们措手不及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受戒者乃是圣意难违的“真龙天子”，其言行举止兼有天意和神意，岂是食人间烟火者可揣度的？朝廷的各种法典可谓汗牛充栋，唯独没有记载皇帝出家当和尚之事该如何处置。近侍内监中更无人敢乱嚼舌头，谁不见五年前就立在交泰殿内的那块铁牌，明令宦官太监中“有犯法干政，窃权纳贿，属托内外衙门，交结满汉官员，越分擅奏外事，上言官吏贤否者，即行凌迟处死，定不姑贷”。何况，皇上脾气暴戾，喜怒无常，平日动辄发火，许多太监都领教过皇上那条蟒皮鞭的“钦赐”，此刻谁敢去捋龙须找死。

万善殿上，法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既入佛门为僧，天子亦须遵守“染衣”的戒律，首先，得脱去龙袍，换上僧衣和芒鞋……

入关后的第一位满族皇帝换穿汉族佛教徒的衲履僧服，简直是清王朝的奇耻大辱。对此事，朝中的权臣们态度各异。一部分作壁上观者，多是被中原士民骂为“贰臣”的汉官。在他们心目中，清王朝是满族权贵们的天下，而清初崇满抑汉之风又特盛，同是违法犯科，满汉籍官吏惩处有别，各衙门奏事，“但有满臣，未见汉臣”。他们既然背着骂名，又无权涉政，此刻乐得躲在一旁看热闹，连范文程、洪承畴这些清王朝的开国功臣和三朝元老，也都抱着“鸟尽弓藏”的态度不置一言，冷眼旁观。真正如坐针毡的是一班满族的勍戚大僚。他们是清王朝的神经中枢，皇帝的越轨举动不仅关系着

他们个人的荣辱，而且严重危及清王朝的命运，可谓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当初，摄政王多尔衮打着“君父（明崇祯皇帝）之仇不共戴天”的旗号，声称替明君王“讨贼（农民军）”，实则率领八旗劲旅逐鹿中原时，南明的抗清主将史可法就曾断言：清贵族“是以义始，而以利终”，行假义而谋实利，必然没有好下场。时仅十数年，此语居然应验，多尔衮被挖墓鞭尸，削封夺谥，而首位君临天下的顺治皇帝，此刻竟又大闹剃度出家，此非老天爷的报应！

顺治皇帝曾取法号“行痴”，亦自称“痴道人”，当时颇有附庸风雅之意。而此刻的万善殿内，“痴道人”结跏趺坐，合十诵经，听凭主持和尚为之净发。茆溪森禅师手里的剃刀熠熠闪光，一绺绺“龙发”落尽……。很快，年号“顺治”的满族皇帝已不复存在了，禅宗《龙池世谱》内却新添了一位“行”字辈上的年轻衲子。

清军刚打进关内，即下令所过地区“尽行薙发”。顺治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六月，再次严颁薙发令。所谓“薙发”，就是仅留脑后之发交结成辮，余皆剃除。这种发式本属满族旧俗，但在奉行头发是“受之父母，发之体肤，剃之为不孝”的传统观念的中原地区强制施行，则是一种饱含人身污辱的民族压迫暴政，引起十分强烈的反抗，此又以江南一带为甚。但清王朝以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野蛮杀戮，使这一血腥虐政一直维持到清亡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：在薙发令颁布了十几年以后，签发此令的皇帝本人却尽除乌发，为这一剃发暴政作了个绝妙的注脚。

脸上难堪还在其次，更重要的是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。倘若皇上轻入禅关，与炉香经卷作伴，那么刚刚定鼎燕京、立

足未稳的大清帝国怎么办？自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以数十年苦战流血创建的累代功业，岂不一朝毁于汉族僧人的剃刀之下？此时，郑成功拥兵东南海隅，大西农民军在西南也有强大的军事武装，中原抗清斗争此伏彼起，京畿之内也刻无宁晷，江南的抗清义士闫尔梅等人几次入京伺机行刺，只因清廷防范严密而未遂。凡此种种都时刻威胁着清政权，而朝廷内部更是诸务未善，党争（南党和北党）不息，百端待举。总揽清王朝大权的顺治皇帝，却偏在此时弃天下如敝屣，轻将龙袍换衲衣。何况诸位皇子尚年幼，再立新帝势必重演摄政王多尔袞揽权擅政的历史，那又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……？

历史跟新朝权贵们开了个莫大的玩笑。

万善殿内的法事已近尾声，法器铿锵，砉然作响，祝诵梵呗（念经），嗡嗡蝇蝇，这岂是在为一个满族青年人薙发染衣，简直像超度才具雏型的清王朝早登极乐世界。此刻，“痴道人”意守丹田，四大皆空，静待法事结束。天子的至贵荣华、祖宗的伟烈丰功、安危未定的帝国大业，全被他抛之九霄云外。他决心“披缁山林，孑身修道”，以摆脱世间的争权夺利、杀伐流血、猜忌诤争、明欺暗算等诸般苦恼，寻求精神的彻底解脱。在“痴道人”眼前，此刻完全是另一幅景象——

释迦佛祖笑曰：“我有正法眼藏（亦名‘清净法眼’，即释迦牟尼所传‘涅槃妙心’，或即禅宗‘以心传心’之‘心’。泛指佛教正法）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……”

“痴道人”问：“如何是正法眼藏？”

师（木陈忞和尚）竖起拳头，曰：“突出难办。”

再问：“毕竟如何用心即得？”